

■回家看看

# 陪娘在田间地头旅游

张廷赏

记得过年时我还在老家，天仅有一丝的微风，感觉不到寒冷，红彤彤的太阳暖洋洋地照着，天气晴好。见娘饭后又坐在墙根前一个人发呆，我突发奇想，何必舍近求远去外地旅游，决定骑着大哥的电动三轮车，带着娘到田间地头兜兜风去，娘想都没想就让我扶她上车。

为了让娘能快快乐乐潇洒地“旅游”一下，我还做了些准备工作，毕竟坡地里没有卖吃的喝的，于是我拿了一包饼干，几根香蕉和一杯子水，母亲饿了就吃，渴了就喝，累了就返回。

坡地里都统统铺垫了柏油路，即使这样，我依旧慢悠悠地骑着车，用几乎是最慢的速度，穿梭奔驰在田间小道上。慢并非是车多人多，而是我有意控制车速，骑得快车子难免带风，虽然母亲戴着帽子和围巾，我也担忧她别因此而感冒什么的。另外又干吗那么风驰电掣啊，我们此行就是闲庭信步般，不是让母亲走马观花，而是随心所欲地想看啥就看啥。

当然了，路两旁不过是一棵棵的白杨树，一层层的梯田，一层层杂草，土不拉几的没有什么怡人的景色。这里不是闹市，是地地道道的田间地头，温暖的阳光尽情地倾洒，干净明亮的天空，纯净清新的空气，随手可取的泥土，还有别样的宁静与淳朴，远处几畦返青的麦苗，为荒芜的田野浓重地涂抹了几笔绿色。冬天的田野，显得特别空旷、辽阔。面对这一切，我都忍不住



想把大自然拥抱一下，正所谓美不美家乡水啊。见娘端坐在车上，眉开眼笑，左看右望，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。

另外娘之所以会这样，主要是她由于年迈，多年不下地劳作，都是我们把庄稼收回家她再收拾收拾。有的责任田她几乎都忘了具体是在哪里，因而我特意在大哥的麦田边停了下来，指着绿油油的小麦告诉娘：“这块地，就是我们家的。”娘理了一把额头的白发，抬眼望了望熟悉又陌生的这片庄稼地，她一辈子就跟土地、锄头、镰刀打交道，这里有她滚瓜烂熟的泥土的气息，有她久违亲切的好感。娘一定想到了往昔自己，曾在这里酷暑中默默地耕耘，挥汗如雨辛勤地劳作，而心里乐滋滋的，期待着丰收年的到来。那时还是铁犁牛耕，收庄稼的工具也

是小推车，而现在完全机械化作业了。

我看到娘想下车，想到田埂上地里站一站，想去抚摸一下小麦。我甚至想倘若接娘来北京住，也许大城市的喧闹与繁华，香车美酒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，也许会让娘感觉可望而不可即，有着虚无缥缈的不着边际、不接地气。只有在自己熟稔于心、烂醉于心、了如指掌的地方，心里才踏实有底。而后我给娘扒了根香蕉，喝了点水，休息片刻，我们继续优哉游哉地前行。

前方邻村和我们村地连着地，路连着路，我又有了想让娘去邻村观观景的念头，既然出来玩，就玩得尽兴。娘欣然同意了，一挥手急切地说：“走，走”。坐在我身后的母亲，像个将军一样，气神若定地检阅着村里的变化。

■记忆深处

## 清清槐花香

尚红云

那年月，春夏之交正是青黄不接的时节，等到四月芳菲尽，五月的槐花便得到乡亲们的青睐。房前屋后的槐花槐叶还嫩嫩的，就成了乡亲们的囊中之物。

最令人难忘的还是大人们用槐花槐叶做的各种食物，将槐花放到开水里焯一下，家境好的人家会用白面和槐花搅拌在一起，煎成香喷喷的槐花饼。再拮据的人家也会用玉米面烙饼子，更有那心灵手巧的小媳妇把槐花均匀地摊在煎饼鏊子上，卷成一个个煎饼果子。槐花叶也是很好的美味，开水一烫，用豆面做成可口的豆沫，一家人便美美地吃上一顿。如今，槐花也登上了高档宴席的大雅之堂，裹了鸡蛋的槐花饼，煎得外黄内嫩，人们垂涎欲滴，不仅是味觉的享受，也是对那个年代的回忆。

记忆中我就读的小学旁边有棵遮天蔽日的大槐树，村

里已没有多少人记得它的年龄，干裂的树皮诉说着经年的沧桑岁月，像一位慈爱的母亲，呵护着周围的子民。每当槐花飘香时，乡亲们便聚拢到槐树下，摘的摘、钩的钩，那粗壮的槐树却像《天仙配》中的槐荫老人，变戏法似的让全村老小吃上好几天。

到了夏天，枝繁叶茂，凉风徐徐，乡亲们在槐树下纳凉，大姑娘小媳妇纳鞋底、绣花鞋。男人们打牌、抽烟、修理农具。孩子们则席地而坐，玩石子、猜谜语。那其乐融融的场面、和谐热闹的氛围，是如今生活在城里的年轻人所体会不到的。

前不久，乡下举办槐花节，我们也加入了踏青的人流。在人流如织的山峪中徜徉，随手撷下一串槐花，嗅着嚼着，有一种时光轮回的感觉，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棵亲爱的槐树下。

■往事回忆

## 忆儿时伙伴儿



这两张照片是我分别于1982年和1983年冬天，回老家过年的时候拍摄的。姑姑、姑父是当地一所省重点中学的教师，有个女儿，即我的表妹，也在那所中学读高中。

按老家晋南的风俗，过年时家家都吃油炸麻花待客，或探亲访友时赠送亲朋。难得的是赶上村民娶媳妇，穿着黑衣黑裤，两人都披着红绸带，完全像电影里一样，这让从小生活在京城的我很是饱了回眼福！

看完热闹的婚礼，表妹带我到邻居家找她儿时的小伙伴玩耍，到了邻居家，有姐弟俩，姐姐跟表妹同岁，叫范可丰，小名丰子。丰子有个弟弟，小名叫龙

娃。龙娃五六岁的年纪，不知是胎记还是什么，眉头上总是锁着一道深沟。我笑对丰子说：“看你弟弟的眉心，长的像个智慧的老爷爷。”

那天我们三个小伙伴在村中池塘边玩耍了一会儿，表妹看到前面案台边围满了人，好奇的我们挤进去看，原来是村里一个在镇上开照相馆的年轻人，过年回村里临时搭了照相铺在招揽生意。忘了谁提议，我们三个一拍即合，站在镜头前规规矩矩拍了个合影，留下了这张难忘的照片。

第二年我又一次回老家过年，还是那个村子，同样的三人，依旧是那个年轻人，又给拍了一张合影。这

次换了一幅天安门画作背景，添加了政治色彩，呵呵。我们又都长高了一截儿，这时丰子早已辍学在家，并已订婚，可她才17岁呀。

我和表妹过完年后在中学继续读书，准备来年高考。我想这就是家庭背景不同造成的命运不同吧！我和表妹之后考上不同的大学，在不同的城市发展。表妹优秀能干，过着高调富贵的生活，遗憾因病英年早逝。我是大起大落，如今终究归于平淡。

“丰子你在哪？你还过得好吗，我们已分别30多年，按你结婚的年龄现在早已该当祖母了吧！”表妹已长眠地下！愿逝者安息，愿我们活着的人且行且珍惜，一切安好！ 文图提供 王越



■美好夕阳

## 腹有诗书气自华

住在爱慕家长者天地养老院的吕老师今年已96岁高龄，但吕老师践行着老年人的美！

如今依然读书看报、学习书法、为养老院书写板报。岁月从不败美人，真正的美人：善良温暖、宽容感恩、腹有诗书、谈吐优雅、内外兼修、学习成长。拥有自己的精神世界，无论外界“兵荒马乱”，依然有自己的定海神针。

文图提供 刘好好